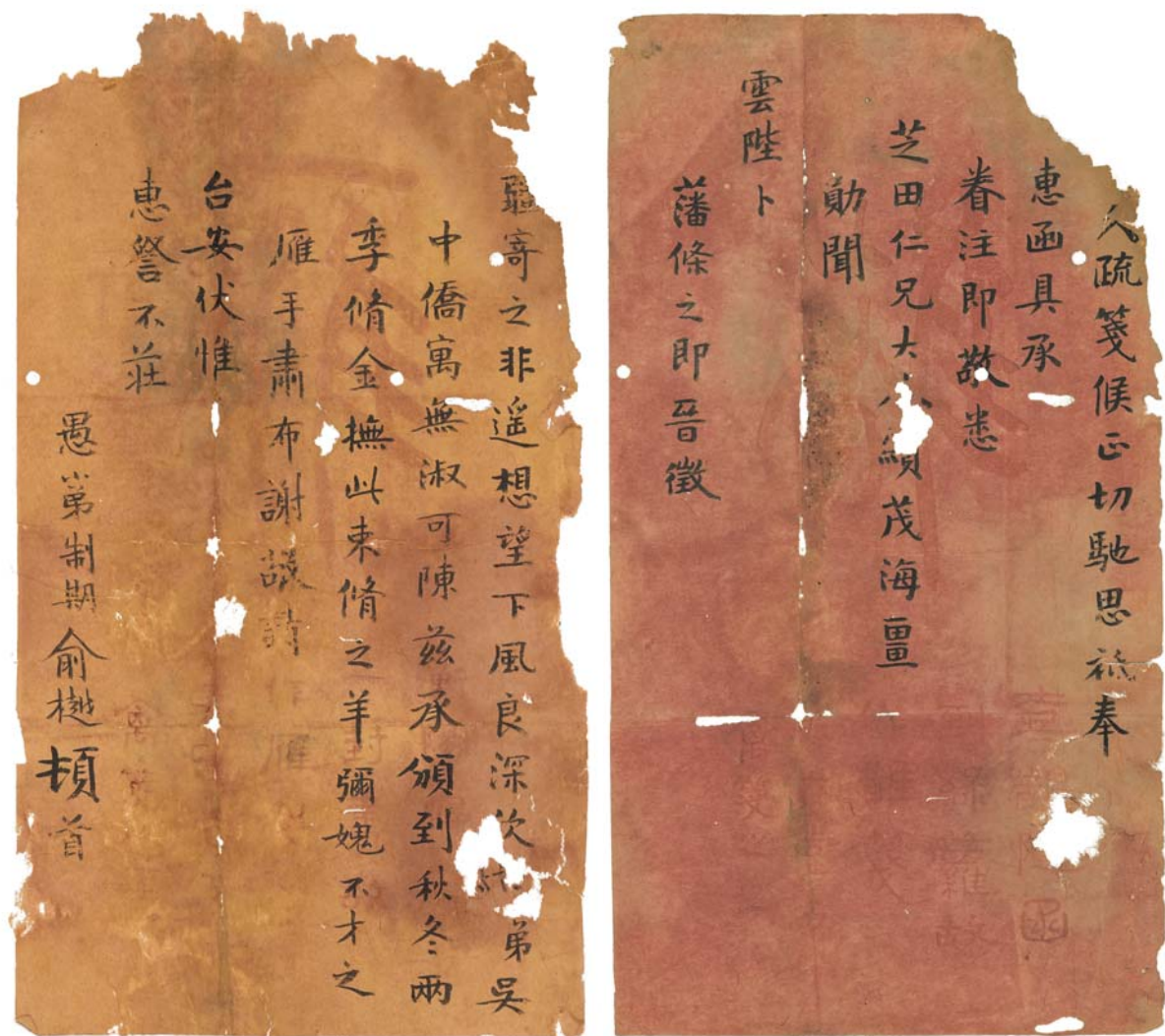


俞樾

# 〈致芝田手札〉 的時空坐標

王競雄

晚清經學家俞樾，半生歲月擔任書院講席，同治、光緒年間，蘇州、杭州、上海都有他的蹤影。從〈致芝田手札〉一文，可知求志書院是其中一個落足點，劉瑞芬、馮煥光……都是懷抱理想的知心朋友。



清 俞樾 致芝田手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## 引言

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俞樾〈致芝田手札〉，全文十四行、一百零八字，端端正正用楷書寫成。信中除了例行問候，略提自己的近況之外，主要答覆芝田已經領到秋冬兩季薪水。芝田本名劉瑞芬（一八二七～一八九二），字芝田，安徽貴池人。俞樾（一八二二～一九〇六）雖然比芝田年長六歲，信中仍然敬稱「芝田仁兄大人」，抬頭書寫，謹守信札的禮節。現將手札全文抄錄如下：

久疏箋候，正切馳思，祇奉惠函，具承眷注。即敬悉芝田仁兄大人，績茂海壘，勛聞雲陞，卜藩條之即晉，徵疆寄之非遙。想望下風，良深□□。小弟吳中僑寓，無淑可陳。茲承頒到秋冬兩季脩金，撫此束脩之羊，彌媿不才之雁。手肅布謝。敬請台安。伏惟惠譽不莊。愚小弟、制期、俞樾頓首。（附圖）

俞樾半生歲月擔任書院講席，這

件給芝田的手札是教學生涯留下的一縷痕跡。蘇州雲間書院是俞樾第一個正式教職，此後任教的書院包括：蘇州紫陽書院、歸安龍湖書院、杭州詒經精舍、上海詒經精舍和上海求志書院。這件手札未見註明年月，相關的書院為何，也就有待推敲。由於手札後俞樾署名之上加有「制期」二字，可知此時俞樾守制服孝已經一年，這個線索可以先行掌握。俞樾的父親名鴻漸，道光二十六年（一八四六）病逝，當時俞樾二十六歲，劉瑞芬二十歲，兩人尚在準備科考的階段，不可能有此手札往來。俞樾的母親姚太夫人高壽九十三歲，光緒四年（一八七八）八月十四日過世，俞樾時年五十八。如果推測手札在為母親守孝時寫成，比較合乎常理。

劉瑞芬一生際遇和俞樾全然不同，俞樾三十歲中進士，三十七歲便離開宦途，講學著述終老作學問；劉瑞芬沒有科舉功名，卻身在宦途，最後因肝病在廣東巡撫任內去世。光緒十九年（一八九三），劉氏親朋屬下

將其生前文稿輯成《養雲山莊詩文集》刊行於世，俞樾為書籤題並作序文，推崇劉瑞芬為近代名臣，政績卓著，詩文能得古人風儀，一生稱得上政事、文學兼而有之。序文結尾俞樾同時追記彼此相識往還的經過，適可為這件手札提供進一步線索：

公權滬稅時，余即與公相識。及備兵海上，余忝主求志書院講席，歲必與公數四通問，雖出處殊途，而交誼固不薄矣。既為文以志表其墓，又為其文集作序，亦後死者所不容已也。聞公未出山時，與同志立青山詩社，倡和成集，公之詩亦必可傳。異日或再得讀之，益可證政事、文章之合一矣。

從以上這段序文，可知俞、劉兩人相識多年，原非泛泛之交。當劉瑞芬備兵海上，也就是出任蘇松太兵備道時，俞樾擔任上海求志書院講席，兩人經常書信聯繫。蘇松太兵備道歷來習稱為「上海道台」，自上海開放

爲通商口岸之後，道台便身兼數職，參與中外交涉、海關、軍防等等洋務，並且綜理地方上教育、財經、民生建設各項工作，俞樾任教的求志書院既在轄屬之內，兩人「數四通問」是可以理解的。如果從光緒三年劉瑞芬署理上海道台算起，四年正式接任，到光緒八年離任，前後任期將近五年，和俞樾爲母親守孝的時間正相重疊。因此，可以確定這件手札是劉瑞芬頒發求志書院脩金之後，俞樾正式回應的謝函，用楷書寫成不作行草，以示慎重。行文的語調、格式都維持一定的禮節，「芝田」作「雙拾」書寫，高出正文兩個字；「雲陞」則作「三拾」，高出正文三個字。以下略分三項子目，進一步引用俞樾《春在堂全書》收錄的詩文、尺牘等資料，述介與求志書院相關的人事背景，希能夠出簡明的時空坐標，呈現手札的歷史脈絡。

## 一、往來蘇杭

咸豐七年（一八五七），俞樾自

河南學政免官之後，因故里德清無法居住，暫時在蘇州安頓下來，潛心研讀經學。次年，經江蘇巡撫趙德輿的推薦，主講蘇州雲間書院。由於太平軍戰火迅速蔓延，咸豐十年俞樾又離開蘇州，四處避難，至同治四年（一八六五）戰事平息以後，再回到蘇州。此時李鴻章（一八二三—一九〇一）任江蘇巡撫，和俞樾爲鄉榜同年，知俞樾多年來用功經學，並且有著作刊行，於是全力推薦主講蘇州紫陽書院。戰亂後的紫陽，校舍毀於兵火尚未復建，臨時借用黃鸝坊橋畔民宅開課。俞樾親見學子課業荒廢，寫信告知李鴻章，感慨蘇州爲人文薈萃之地，此際書院課試卻難得見到好文章：

樾承乏紫陽，已於三月七日

補行二月望課；至本月望

課，亦即舉行。吳下爲人才

淵藪，兵亂以來，不無荒

廢，殊尠佳文，未識老前輩

甄別正誼，得有積學能文之

士否。

信中提到的正誼書院，與紫陽同爲蘇州較具規模的書院，兩者都被戰火波及。可以意會戰亂對教學的影響，不是短時間內便能善後恢復正常。

俞樾於同治六年冬天辭去紫陽教席，接受浙江巡撫馬新貽（一八二一—一八七〇）的聘請，主講杭州詁經精舍。杭州在太平天國戰亂之後，同樣面臨許多善後問題，幸而書院受損的情況並不嚴重，此時復元工作進入尾聲，如敷文、崇文書院已經修復，詁經精舍也重建完成，不再是往日殘破的景象。俞樾離開紫陽時，紫陽尚未修建完工，直到同治十三年，蘇州紫陽書院纔恢復正軌，整個復元工作爲時將近十年。

俞樾轉往杭州任教，主要爲了從吾所好研究經學，他向曾璧光（？—一八七五）談到自己的選擇，同時表明無意再入宦途：

樾自夷門罷歸，中更離亂，

仍以筆耕餬口。前塵昔夢，

久付飄風，而文士名心，不

能自己。窮年兀兀，妄借譚

# 俞樾·芝田

述自娛，所著群經平議已刊于浙中，其諸子平議亦將于吳市開雕。此外，零星各種尚數十卷，敝帚自珍，不足易市兒之一餅，而欲與諸公揚分道之鑣，啞其笑矣。頻年主講紫陽，虛擁臬比，了無裨益。明歲移席浙江之詒經精舍，從吾所好，古訓是式，湖山壇坫，其鄙人坐老之鄉乎。來書乃有東山強起之言，固非所克當，亦雅非鄙意也。

曾璧光和俞樾為進士同年，此時遠在貴州任官巡撫，關切俞樾是否可能重返宦途。實際上俞樾的意向已定，杭州詒經精舍自阮元（一七六四～一八四九）創建以來，以提倡經學為目標，正符合俞樾教學的理想。

俞樾的經濟情況並不寬裕，任教紫陽時，在家信中向二女婿許子原透露：「歲入四百金，不敷所出。」詒經精舍開課之後，並沒有遷居杭州的打算，依然「寄孥吳下，而以扁舟往

返其間。」如此每年水路一次來回，俞樾能夠適應，有時回程繞道至德清掃墓，舟行之際尚且寫作吟詩，解悟人生的苦樂。他以雁自比，向李鴻章描述往來蘇杭授課的情形：

越自六月初回吳下，以事久留。見在定于九月下浣，買棹武林，于吳中為雁戶，于浙中為雁臣，往來僕僕，可一笑也。

這種往來僕僕的情形始終沒有改變，在經濟情況好轉之後，俞樾仍然選擇蘇州定居下來。同治十三年，蘇州「春在堂」落成，俞樾擁有自己的房舍和「曲園」，依然蘇杭水路往返，直到光緒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）辭卸山長離開詒經為止。在〈致芝田手札〉裡，也見俞樾提到自己僑寓吳中，而且以雁自況，語氣更加謙遜——「不才之雁」。

## 二、兼顧上海文教工作

俞樾常以「章句陋儒」自居，即

使和李鴻章書信往來，也自笑不合時宜，恐怕自己的著作會被後人廢物利用蓋醬缸：

章句陋儒，終朝伏案，劉歆謂揚子雲曰，空自苦，恐後人用覆醬甌。每念斯言，時復自笑。樾非不知儒者讀書當務其大者，特以廢棄以來，既不敢妄談經濟以干時，又不欲空言心性以欺世，并不屑雕琢詞章以媚俗。從事樸學積有歲年，聊賢于無所用心而已。

俞樾引漢代劉歆揚雄這段典故，道出研究經學之路的寂寞，也多少在幽默自己不合當時西學潮流。至於信中「不敢」、「不欲」、「不屑」種種保留的態度，並沒有讓俞樾動彈不得。同治五年，他接受上海道台應寶時（一八二一～一八九〇）的聘請，和方宗誠（一八一八～一八八八）擔任總纂，在上海南園重修上海縣志。

南園修志工作以嘉慶年間舊志為基礎，體例和內容進一步求完備，為

轉變中的上海留下紀錄。俞樾等人參考各種文獻，包括《大清一統志》、《欽定日下舊聞考》在內，希望多方面汲取經驗，開展新志的格局。新志對舊志修訂補充之處，在書前應寶時序文中略有記載，全書歷時四年完成初稿三十四卷，再經馮桂芬（一八〇九～一八七四）整體釐訂後，至同治十年正式刊行。俞樾教學之暇完成修志工作，覺得成果並不理想，有詩自評：「體裁繁冗仍疏漏，自笑經生非史才。」

應寶時於同治四年正式接任上海道台，適逢自強新政推動改革，一方面處理繁瑣的中外交涉、海關事務，另方面振興文教，嘗試將儒家傳統和近代化的腳步銜接起來。上海縣志的重修，及時保存地方史料，至今仍然是了解近代上海必讀的志書。其他如設立教養局、普育堂，安頓流浪兒和孤苦無助的老人；又如接續前任道台丁日昌（一八二三～一八八二），完成龍門書院建校工作，都有養民教民、安定社會的實質意義。此際傳統

書院教育的方向日漸模糊，上海的書院也見考課偏重科舉，忽略教育的本質，談不上因應時代的轉變。應寶時接辦龍門書院之後，落實宋人胡瑗（九九二～一〇五九）辦學的理念，提倡經史實學，讓書院教育回歸正軌，同時將詩賦課程取消，脫離科舉的束縛。

應寶時和俞樾生年相同，又兼甲辰年（道光二十四年）鄉試同榜，爲了辦好龍門書院，請來顧廣譽（一八〇〇～一八六七）擔任山長，並常和俞樾書信往返徵詢意見。顧廣譽號訪溪，浙江平湖人，學養豐富，理念和應寶時一致，也有心將書院教育導入正途。俞樾獲見龍門的章程課業之後，相當肯定，以爲紫陽書院偏重科舉的作風已然脫軌：

又承示龍門書院章程及顧訪翁所定功課，洵體用兼備之學。以閣下之樂育人才，而又得訪翁以躬行為之倡導，賢嘉相遇，良非偶然。……弟章句陋儒，所主紫陽講席，又專課時文，虛擁皋

比，一無裨益，視閣下與訪翁之以道自任者，不啻走且僵矣。

俞樾所說專課「時文」，即指八股試帖科舉文字，龍門書院破除舊習的作風，爲自強新政教育改革帶來一片清新氣象。

同治八年，應寶時調任江蘇按察使，龍門書院倡導實學的風氣逐漸產生帶動作用。同治十二年沈秉成（一八二三～一八九五）任上海道台，便按照龍門書院的規制，創辦上海話經精舍，力請俞樾任山長。因此俞樾主講杭州話經精舍之外，一度兼顧上海話經精舍。在近代化腳步起動的上海地區，傳統書院教育也掌握到改進的方向。

### 三、求志書院自任兩齋

沈秉成的任期相當短暫，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由馮煥光（一八三〇～一八七八）接任道台。馮到任以後，也有心文教事業，自行負擔經費創辦求志書院。光緒二年（一八七六），求

# 俞樾 · 芝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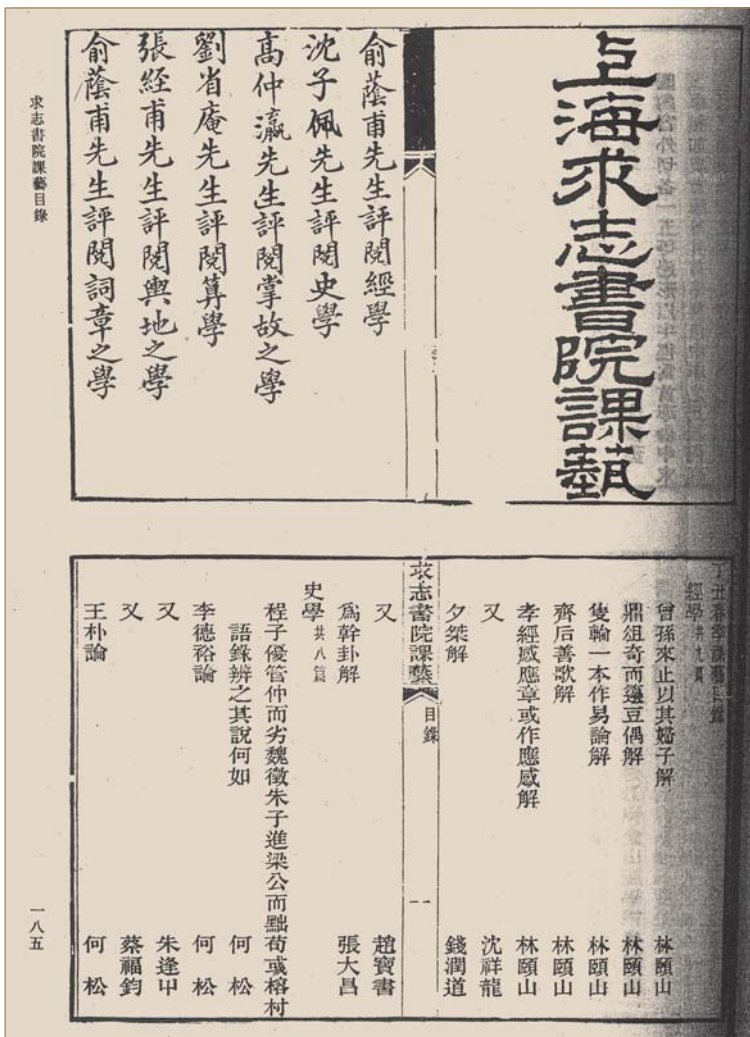
志書院正式成立，上海話經因同屬道台設立，於是和求志合併。馮煥光講求西學，對俞樾卻十分敬重，一再敦請俞樾總理書院之事。俞樾也不以皮毛看馮煥光，甚至欣賞「其人有肝膽，喜談經濟，有用才也。」雖然兩人頗為投契，俞樾仍然以杭州話經為重，沒有接受邀請，但是主動接下經學、詞章兩齋課程。俞樾和求志書院的淵源就從這裡開始，隨著上海話經併入求志，而後接續任教求志，至光緒二十八年（一九〇二）才辭卸。

求志書院設立時，嘗試跳出傳統書院的格局，除了經學、史學、掌故、詞章四門課程之外，增設兩門西學——輿地、算學，合為「六齋」，聘請積學之士擔任「齋長」。這種分齋的方式，與今日大學分科系有些類似。馮煥光的規劃相當用心，從校舍到師資都考量周全，並且購置豐富的藏書，有心比龍門書院再進一步。龍門對求志的啓發是多方面的，求志的輿地齋長張煥綸（一八四三～一九〇五）原是龍門書院的院生，兩校的關

連又深了一層。據《上海縣續志》記載，求志的課規以季課方式進行，考課得獎的作品，由書院精選一部分刊印課藝流傳。目前尚有光緒三年刊行的求志課藝保存下來，且經江蘇教育出版社編入《中國歷代書院志》叢刊

中，（附圖）可以略見當時書院重視實學的風氣。

馮煥光前於咸豐九年入曾國藩幕府，佐理庶務頗具幹才。同治六年，上海廣方言館正式成立，與鄭藻如（一八二四～一八九四）共同任總



辦，確立廣方言館的辦學方向，從原先培養翻譯人才的單一目標，轉為培養多方面科技人才。廣方言館為官方設立的新式學校，體制和教學內容都與傳統書院不同。在傳統和新式教育之間，馮採取兼容的態度，求志書院的創辦，誠如俞樾所說：「其規模甚大，其用意亦甚深」，並未全然捨傳統而就西學。英人傅蘭雅（一八三九—一九二八）在上海創辦格致書院，專門講授西學，馮也樂見其成，捐銀二千兩，同時允許格致書院進口物件通關免稅。馮煥光開闊的作風，難免遭遇時人異樣的眼光，卻得到俞樾的支持和肯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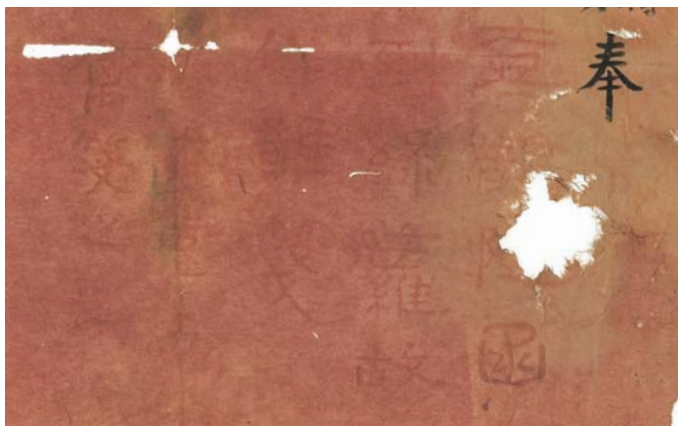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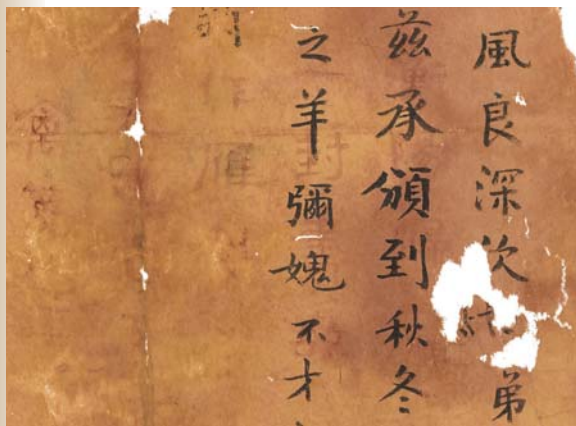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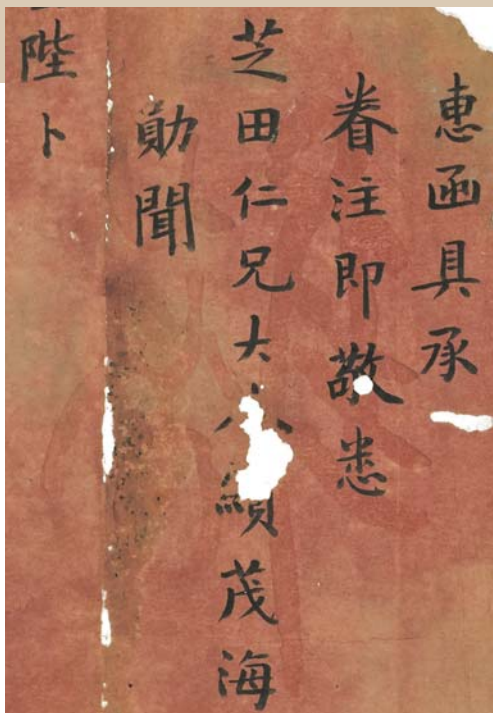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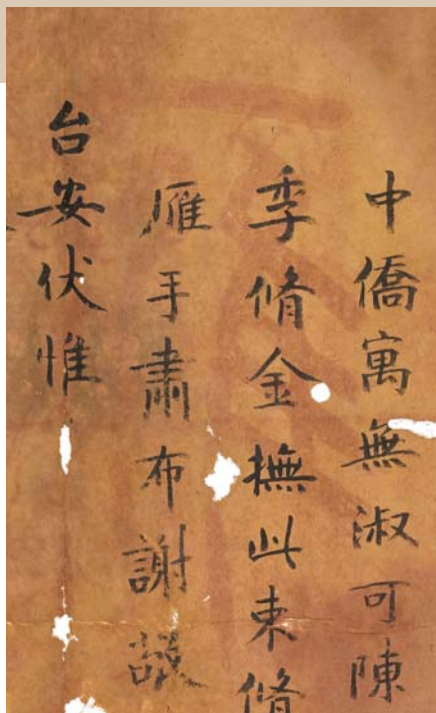
光緒二年底，馮煥光爲了新疆之行，請求辭去道台。馮煥光是廣東南海人，父親馮玉衡前於咸豐年間因事獲罪，遣戍伊犁，同治元年不幸病逝當地。其時太平軍戰事尚未平息，馮在曾國藩安慶營中，奔喪中途爲亂兵所阻。於是轉而北行再繞道外蒙前往，又因回亂受阻於古城子（今新疆奇台），不得已歸葬之事暫時擱置。

心中鬱鬱十餘年，至光緒二年得知新疆回亂初定，立即請求出關護送父親靈柩返鄉安葬，經朝廷下諭旨留任，並且給假一年。事畢馮回到上海，光緒四年正月又接獲諭令迅速來京，行程匆匆，竟勞累過度一病不起。馮煥光過世後，生平行事入清史孝子傳，俞樾感傷不已，有詩悼亡，痛惜好友盛年早逝，理想和才幹沒有完全發揮。

據馮煥光《西行日記》記載，與劉瑞芬辦理交接在光緒三年三月二十日。劉瑞芬前於咸豐十一年入曾國藩幕府，同治元年因交付輔助淮軍的任務，轉入李鴻章幕府，負責軍械糧餉供需工作。此後駐留上海，主持松滬釐局將近十年，調度資金，對淮軍頗有貢獻。署理上海道台之後，有先前的閱歷，熟悉當地華洋錯雜的情況，處理交涉能不失主導的立場。此時新疆回亂已經平息，清廷向俄羅斯索還伊犁，交涉頗費周折，上海海口地區見有俄羅斯兵船出沒，人心浮動不安。爲了防備突發事故，劉瑞芬臨時

招募精壯增設新營，上海局面於是穩定下來。光緒四年四月初三，慈禧太后召見，同月二十日正式補授道台。劉推動洋務頗切實際，如設立水利局管理商船停泊、防止洋貨潛銷內地等措施，均能掌握先機將洋務納入正軌，至光緒八年二月遷任江西按察使。俞樾手札中提到：「績茂海疆，助聞雲陞，卜藩條之即晉，微疆寄之非遂」，當係獲知劉業績顯著，入京陛見、晉升道台種種實情。至於手札書寫的時間，因俞樾服孝已經周年，可以定在光緒五年（一八七九）八、九月之際。

誠如俞樾所見，劉瑞芬日後身膺疆寄，參與外交工作出使英、俄等國，最後病逝於廣東巡撫任內。光緒十八年，直隸總督李鴻章爲劉上奏摺，列舉一生助勞政績，請准宣付史館立傳、附祀淮軍昭忠祠。本文引言業已提及俞樾對劉瑞芬的推崇，在此不再贅言，兩人爲求志書院往來的信札當不在少數，本院目前所藏僅此一件，令人彌覺珍貴。



「雁箋」色調不同，篆書雁字、隸書唐詩也隱約可見

「鵲箋」印製古雅，俞樾篆書鵲字、隸書唐詩呼應有致

### 結語

〈致芝田手札〉並未輯入俞樾《春在堂尺牘》，可以補《春在堂全書》的不足。手札用春在堂五禽箋寫成，流傳至今一百多年，箋紙的現況不佳，但是仍可分辨第一箋是「鵲箋」、第二箋是「雁箋」。五禽箋出自俞樾的構想，包括鳳箋、鶴箋、雁箋、燕箋、鵲箋五種，每種自題篆字作為主體紋樣，再附題唐人詩一句，將書法和詩文的意境結合起來。鵲箋所題詩句：「喜鵲隨函到綠蘿」，引用傳為貫休（八三二～九一一）的詩文：「絲絲遠念近來多，喜鵲隨函到綠蘿」；雁箋所題：「衡陽歸雁幾封書」，取自高適（七〇四～七六五）的詩文：「巫峽啼猿數行淚，衡陽歸雁幾封書」，都可以領略到俞樾的詩人情懷。俞樾尚有五禽箋詩抒發自己的構想，在此錄下作為本文結語：

不翅而飛者，翩然一紙輕。  
書非雙鯉寄，箋以五禽名。  
刻鵲原無謂，塗鴉覺有情。  
鸚哥秦吉了，筆陣媿難精。

●